

文／施懿琳

你若打開台灣文學館的門窗

籌備多年的國家台灣文學館，已於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七日開館啓用。這對一向關心本土文學的人來說，實在是一件值得歡欣的事。從一九九七年成立籌備處至今，已經有六年之久。為了讓第一座國家級的本土文學館在成立之初，就具有豐富多元的軟硬體設備，提供民眾參觀使用，籌備處在六年間，陸續進行了許多前置作業，比如文學史料的捐贈活動、文學典藏的充實計畫、作家全集的編輯出版、重要文學史料的展覽，乃至演講活動以及學術會議的籌辦等……都在編制極有限的人力之下，積極展現出台灣文學的多元風貌。

有關「台灣文學史料充實計畫」，當時決定優先進行的有：《台灣文學辭典》、《全台詩》、《楊雲萍全集》、《黃得時全集》、《葉石濤全集》以及《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史料翻譯》等幾個計畫，後來陸續又有新增的計畫加入。由於筆者參與其中的「《全台詩》蒐集、編輯、出版計畫」之故，因此對文學館的部分工作有著概略的了解。在此，擬簡單介紹文學館籌備至今，幾個比較重要的研究計畫案，讓關心台灣文學的朋友更清楚地知道，文學館的開館不只是修復了美麗、雄偉的建築，同時砌築了更豐富、更巍峨的，屬於台灣文

學的生命體。

■ 《龍瑛宗全集》和《楊逵全集》

文學館籌備處最早進行暖身的，是由清大陳萬益教授負責的「《龍瑛宗全集》蒐集、整理、翻譯、出版計畫」。作為戰前至戰後，台灣文壇的重量級作家，《龍瑛宗全集》的編纂確有其必要性；而由治學細膩紮實見長的陳萬益教授來主持這項計畫，亦是最理想的人選。與此計畫同時進行的，還有中研院彭小妍從一九九七年開始編纂的《楊逵全集》。二〇〇一年五～六月，在台南舉行的「《楊逵全集》回顧研究展及新書發表會」，吸引了學界及藝文界的關注。在新書發表會上，不只以十四卷《楊逵全集》呈現多年來努力的成果，並且透過座談會，將與楊逵同時代的作家之相關事蹟串聯起來。此外，「研究回顧展」還展示了楊逵手稿二千餘頁、文書資料以及照片和剪報，讓參觀者了解整個計畫進行的艱辛、過程的複雜，對於史料價值的了解，以及相關研究的進行助益頗大。

■ 《台灣文學辭典》與《全台詩》

二〇〇一年則以陳萬益教授主持的《台灣文學辭典》及筆者所主持的《全台詩》屬於規模最大的兩個計畫。《台

灣文學辭典》從二〇〇一年開始籌備編纂，擬於二〇〇四年完成。第一年度首先組織編寫人才，研擬撰寫凡例，商議全書結構，由七位編輯委員擬出六千條詞條，而後邀請七十多位專業學者參加詞條的撰寫工作。為了讓龐大的隊伍書寫體例一致，該計畫編製詳細的《工作手冊》，供所有撰寫者參考，是一種實用性相當高的設計。撰稿者寄回初稿後，再經過兩次審查，確認形式、內容是否準確無誤，才算定稿。由於這個計畫非常繁複，工作量也相當龐大，因此到了第二年，又繼續延攬多位撰稿者，總數達一百五十人，其中碩博研究生有九十五位之多。這個計畫是目前為止最詳贍豐富的台灣文學辭典，門類之多、詞條數量之大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

至於筆者所主持的「《全台詩》蒐集、整理、編輯、出版計畫」，主要的目的是在保存、整理台灣文獻資料，以便於台灣文學研究，並因應教學及推廣之所需。本計畫採取地毯式的蒐索方式，蒐集明鄭、清領一直到日治時期各階段台灣所有的古典詩，以「以人繫詩」的方式，將所蒐集的詩作重新標點，並依一定的體例編輯，前附「提要」（包括詩人小傳、作品特色、版本說明），並採取當頁註的方式，做版本的比較與校勘的說明。第一年度進行工作小組的整編，撰寫體例的建立，以及凡例的訂定，並進行明鄭詩及清代方志藝文志所收詩作的蒐集、編輯、校勘和建檔；第二、三年則進行清人別集的蒐集、編

輯、校勘、建檔。三年間所完成的總字數約有四百五十萬字。往後幾年擬進行的日治時期報紙、雜誌所刊漢詩，粗估有二千萬字以上，再加上當時詩人的別集、總集，數量極為龐大。因此，可能會採取階段性出版的方式，預定在二〇一〇年完成整部《全台詩》的出版。這同樣是國內外第一次如此全面地整理、編輯乃至校勘台灣古典詩，對台灣古典文學的研究與視野的開拓，具有一定的重要性。

■其他的史料蒐集和出版

二〇〇一年開始進行的還有：黃英哲教授主持的「日據時期台灣文學日文史料蒐集翻譯計畫」。這計畫有系統地翻譯日治時期以日文書寫的台灣文學史料，包括：文學理論、文學批評、文學史議題、文學美學與哲學等，預估將翻譯的日文文獻有二百萬字，擬在四到五年內完成計畫，並依據年代先後，逐年出版《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史料》計十冊。這項計畫的完成，必然對台灣文學的研究產生突破性的發現和影響。另外，呂興昌教授主持的「台灣白話字文學資料蒐集整理」，分詩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論述等幾方面，亦是值得矚目的計畫。台灣文學的書寫，除了漢字、日文之外，其實還有大量的以羅馬字書寫的「白話字」，這是一般社會大眾比較容易忽略的部分。此計畫針對台灣從清代歷經日治到戰後，所有白話字書寫的文學作品，進行地毯式的蒐集與整理，而且不止蒐集白話字文學資料，

還要進一步將之翻寫成以漢字為主的文體，並附上作者小傳，對比較艱深的台語詞彙則略做簡註。這項計畫預計在二〇〇四年完成，而後編纂成《白話字台灣文學資料大系》出版，這對台灣文學研究版圖之開拓，亦將會有極大的助益。

此外，三位重量級的作家——楊雲萍、黃得時、葉石濤的全集，也分別由林瑞明、江寶釵、彭瑞金三位教授負責在二〇〇一年開始編纂，預計二〇〇三年完成計畫，並進行出版作業。楊雲萍一生涉獵的學術、創作領域既深且廣，又熟諳中文與日文的使用。日治時期他創刊台灣第一份白話文雜誌《人人》，出版詩集《山河》，並有多篇小說創作。戰後初期，他以新聞人的角色介入現實，又以學術研究者的身分研究南明史與台灣文化。跨越雙語，且具有世界性視野的楊雲萍，一生成就斐然，然而過去卻一直未有全集的編纂，實為台灣文學、歷史界的缺憾。因此，這一部《楊雲萍全集》的編輯出版，當可彌補台灣文學史的一段空白。

另外一位同樣值得矚目的台灣文壇前輩黃得時，與楊雲萍一樣跨越中、日文兩界，同樣在創作與學術上有豐厚的成果。此次「《黃得時全集》整理、編輯計畫」，委由江寶釵教授負責，除了蒐集黃得時的創作之外，他的傳記研究、文學史研究、漢詩文研究、民間文學研究、民俗研究、思想史研究，以及台灣與中國、台灣與日本之文化關係研究，都是這套全集整編的對象。

第三套全集是由彭瑞金教授負責的「《葉石濤全集》蒐集、整理、編輯計畫」。葉石濤為當前台灣文學界大老，與桃園地區的鍾肇政有「北鍾南葉」之譽。《鍾肇政全集》已於二〇〇一年由桃園縣文化局出版，而創作數量豐碩，且在台灣文學史的論述上佔有重要位置的《葉石濤全集》卻遲遲未見編成，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。文學館籌備處因此委託同樣出身南台灣的文學評論、文學史撰述者彭瑞金教授來主持這個重要的計畫。目前，「葉石濤日文作品翻譯校正」、「手稿書信資料蒐集整理」、「葉石濤生平寫作年表」、「影音資料搜集整理」都在持續進行中，而《葉石濤作品資料匯編》也已如期完成五十一冊，明年度除了延續未完的工作外，還要進一步蒐集、整理他人評論葉石濤的作品資料，編製成《葉石濤作品評論資料匯編》，預計可在明年完成《葉石濤全集》之基礎編輯工作。

■ 積累了多元豐富的館藏

上述計畫開始進行之後，文學館籌備處再接再勵，陸續推出幾個頗具創意的計畫，同樣委託學者專家來進行。比如：龔鵬程教授主持的「日據時期報紙、期刊保存情形之調查研究」（2001），針對目前收藏日治時期報紙期刊的圖書館，進行藏書變動情形之了解，並概略分析其保存情形，以供日後進一步研究之參考。宋鎮照教授主持的「新馬華文報紙所載台灣文學資料輯錄」（2002），主要收集一八九五年至一九

四五年間，新馬報紙所刊有關台灣文學的報導、對台灣文學的評論，以及各報副刊所刊登台灣人發表的文學作品，藉此了解台灣文學在海外傳播的情形，以及三地文學交流的狀況。

呂興昌教授主持的「百年台灣文學NO.1展覽」(2002)，則為百年來台灣豐碩的文學成果做整體性的回顧，並擇取各類「第一」的人、事、物，以具體觀察、欣賞台灣文學之美，並了解各項「第一」背後所蘊藏的精神與意涵。游勝冠教授主持的「國立台灣文學館作家文物分等收藏作業規範」(2002)則起因於籌備處成立以來，各界捐贈作品日益增多，由於捐贈的內容相當龐雜，因此，將各類捐贈文物做精確的分等，以確立不同的管理方式，確有其迫切性。進行這個計畫的目的，即在研究、制訂作家文物分類、分等的標準，並因此研議出各等文物收藏保存的辦法，以提供未來文學館作業人員處理收藏文物之依據。

而為了因應台灣文學館大眾化、普遍化的要求，文學館籌備中心又進行了幾個與影音、數位化相關的計畫。比如由黃明川電影視訊公司製作的「台灣詩人影音保存計畫」，即以數位影音光碟，保存文壇前輩的影像與聲音，首先鎖定二十位台灣詩人為記錄對象，整個計畫將朝向「台灣詩人一百」的目標邁進。而由傳技資訊公司負責的「台灣文學館文學史料數位化建置計畫案」，主要是配合文建會推動的「國家文化資料

庫」建制計畫而來，逐一將國家文學館所收藏的文物手稿及影音資料予以數位化保存，期望在永久保存及管理珍貴的文獻資源之外，還能普及推廣國家文化資產，活絡台灣文學的研究。江寶釗教授進行的「台灣漢詩資料庫建置計畫」，同樣屬於文建會「國家文化資料庫」的一環。此計畫一方面輔助《全台詩》委託案，一方面則是《全台詩》的延伸。《全台詩》採「以人繫詩」的編輯方式，《漢詩資料庫》則採「原書建檔」的方式，將所有不同版本的詩集全數鍵入電腦。此計畫最大特色是漢詩資料的數位化，不同版本的詩集可藉由網路進行搜尋，將斠讎學、版本學、文獻學的概念，以現代科技來落實，有助於學術研究的推廣。

由這些計畫的提出、進行乃至逐步完成，一方面可以得知台灣文學確有許多豐富的寶藏，可供我們不斷地挖尋、探索；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台灣學術界及文學館本身強大的行動力，不僅逐步完成了計畫，也替文學館累積了更多元而豐富的館藏。

台灣文學館的創設與種種計畫的進行，不只是向內的封閉系統，而是向所有社會大眾開放；不只是文物的收存與典藏，而是能夠鼓勵創作、教學、研究，乃至加強與國際的交流。期望所有國人，乃至國外人士，能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著整體性的認識，並體會台灣文學館成立的意義，以及整個籌備工作背後所透顯的精神與開闊的視野。